

一的力量

The
Power of
One

Bryce Courtenay

〔澳〕布莱斯·考特尼 著 李维拉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的力量

[澳] 布莱斯·考特尼 著 李维拉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的力量 / (澳) 布莱斯·考特尼著 ; 李维拉译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06-7332-4

I. ①—…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048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7-220

THE POWER OF ONE By Bryce Courtenay

copyright © 1989 by Bryce Courtenay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ryce Courtenay International Pt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一的力量

〔澳〕布莱斯·考特尼 著

李维拉 译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佩莲

特邀编辑 汤胜 何勋 赵雅平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20千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332-4

定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Contents

目录

- 1 寄宿学校 / 1
- 2 “希特勒万岁” / 18
- 3 楚克爷爷之死 / 37
- 4 遇见哈皮 / 53
- 5 路易小子与凿岩钻 / 74
- 6 第十三回合 / 90
- 7 海蒂女士 / 105

- 8 妈妈回来了 / 128
- 9 音乐与仙人掌 / 146
- 10 为老博而战 / 165
- 11 市集音乐会 / 184
- 12 开始学习拳击 / 211
- 13 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 234
- 14 爱上了波斯坦小姐 / 260

- 15 献给橘皮耶的挽歌 / 281
- 16 童年最后一个夏天 / 306
- 17 “木匙帮”的成立 / 320
- 18 成为“文艺复兴人” / 347
- 19 探险之旅 / 377
- 20 为了拳击的橄榄球赛 / 395
- 21 复活节假日 / 414

- 22 再见，老博 / 436
- 23 出人意料的选择 / 460
- 24 重逢老对手 / 491

1 寄宿学校

我的记忆从一双黑色的大手开始。

那时，我还在啼哭吃奶，我的一切都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照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两年半的奶，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姆。她是个快活、温暖而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捋顺我的金色鬃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讲的是一个年轻勇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她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猩猩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

我正式的生活从五岁开始。妈妈疯了，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姆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

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片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苦的。土豆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的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酥烂的卷心菜叶，还有早晨醒来时湿答答的床单，还有一种叫“寂寞”的新东西。

头两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像黑死病一样窜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还污染了阿非利卡人^①

^①指生长在南非、说各种南非语言的欧陆人后代，尤指十七世纪荷兰移民的后裔，又有“波尔人”之称。

纯洁甜美的水源。

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就等于“讨厌”，大家都叫他们“红脖子”。那股恨流进了阿非利布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的心中与脑子里。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正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明白天生对我这个“红脖子”的讨厌。

曾经有人用我说的这种语言说了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外公，将他们的奶奶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她们在那里像苍蝇一样死于痢疾、疟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加尔文教派^①农人来说，父债子还，到第三代还完。所以，罪恶遗传给了我。

可是，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讨厌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是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两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拽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

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敌人的腹地当了俘虏，而每个人，即便是五岁的小孩，都知道这意味着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实在不知要对那个声音洪亮的十二岁“法官”说些什么，也不明白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肯定糟到不能再糟。

虽然我还不不太知道死亡是什么，但我知道“死”是农庄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母牛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惨了，我想就算对猪仔来说，那些事绝对不怎么美妙。

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活着。现在，在我能真正感受活着的甜美前，死亡就要落到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

^①十六世纪在欧洲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新兴的中产阶级所支持，针对当时基督教与封建贵族勾结所造成的贪婪腐化。加尔文教派为当时新兴教派中较激进的一支，主张完全革除宗教中的繁文缛节和提倡勤俭刻苦的生活方式，促进了日后资本主义的兴盛。加尔文的信徒又称清教徒。

强忍着泪水。

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盥洗室。厚实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先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太像农庄的屠宰场了，闻起来也像，充满了尿臭与药皂味。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我哭得眼睛有点肿，但仍看得见那些肉钩子。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死了，像那些猪仔一样。

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我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

我闭上眼睛，呜咽，祈祷。不是对神祷告，是对我的保姆。我觉得那是一件更迫切该做的事情。当她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她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师，会知道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作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在，就会觉得安心。

但是要通过保姆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她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上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洞。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感觉？

法官与他的陪审团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就走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答、答、答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两个声音听起来都是从另一个地方传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怎么拧开莲蓬头，也不知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姆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锡盆里帮我洗澡，我会站起来让她在我身上涂满香皂。她在我的小鸡鸡上抹香皂时，那对在厨房工作的双胞胎女仆，迪与达，就在背地里偷笑。有时候小鸡鸡会自己站起来，大家就笑得更开心。因此，我知道小鸡鸡很特别。至于有

多特别，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湿了好大一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扣扣子，因为手仍抖得厉害。我在这个空旷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宿舍，钻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式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了。许多小孩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①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

一个唇上有一小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宿舍的女士。“早安，梅富！”^②小孩们齐声大喊，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

那身材高大的叫“梅富”的人瞪着我。“来！”她口气很凶，揪着我的耳朵一拧，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她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把我的裤子拉到脚踝。“跨出来！”她大吼。

我绝望地想，这人甚至比保姆还要高还要壮。如果她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被淹死。我跨出睡裤，她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阵嘶嘶声，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

如果你从来不曾淋浴过，或从未出其不意浸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支冰锥同时扎进我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这么多？

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真可怕，然而就像之前一样，事情与我期待、相信的大相径庭。

“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

^①南非班图人的一支，泛指非洲黑人，为带贬义的辱骂语。

^②南非荷兰语对女性的尊称，等同于女士、太太（Modam）。

不用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啊。

猛烈的嘶嘶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到梅富，是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手关掉莲蓬头，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身后。

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法官湿答答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惶恐地站在原地，手护住蛋蛋，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抓住我两只手腕，拉开我的手，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床，红脖子？”

“嘿，瞧，他的小蛇没有帽子！”有人大喊。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

“尿尿鬼！尿尿鬼！”

一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跟着喊起来。

“给我听好，你这个尿尿鬼，”法官说，“谁把你那条小蛇上的帽子剪掉的，尿尿鬼？”

我低头看着他指的地方，打战的牙齿已经转成比较安静的定音鼓了。在我看来，一切都非常正常，鸡鸡顶端带着一点亮蓝色，几乎隐没在周围完好的皮圈中。我困惑地抬头，看着他。

法官放开我的胳膊，拉开他的睡裤。他的小蛇根本跟怪物一样大，悬在那儿，看起来像是用连在一起的护套做成，粗粗的皮一直延伸到最下方。底部有一小撮毛发。我必须说实话，这东西真难看。

当然，有更多大麻烦正等着我。我是“红脖子”，还是“尿尿鬼”，我说的是错误的语言。而且，现在我的构造显然也与他们的不同。好在我还活着，在我的书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将自己受欺负的时间降至一天不到一小时。我几乎已经把求生的艺术练得滚瓜烂熟，只除了一件事：我成了习惯尿尿鬼人。

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在床上留下一摊湿印，你是不可能完全融入环境的。我的一天通常从尿床、挨梅富一顿揍开始，然后我得独自到那可恨的淋浴间去洗我的橡胶床垫。当我拿出那把他们叫我用的大木刷，用力把药皂抹上硬邦邦的刷毛时，刺痛的肥皂沫总会猛地喷进我眼睛。但很快我便发现不必照梅富说的那样用药皂，只要让床垫在龙头下好好冲一冲就可以了。

我的早晨惯例其实有些用处。我明白了，哭泣是件很奢侈的事，一个适应良好的家伙应该放弃流泪。我很快便成了学校里最常挨揍的人，法官说我创了纪录。就适应新生活而言，这算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有一个还不算缺陷的头衔，我并不只是可恨的“红脖子”与“尿尿鬼”，我还是纪录保持人。告诉你，那感觉可棒了。

法官下令每次只能揍我一下，这里一拳，那里一巴掌。如果我不再是“尿尿鬼”，他甚至可以连那一下都不揍。不过他补充说，因为我是“红脖子”，所以不能不揍。我得承认我还算赞同这点。我暗下决心不尿床，甚至对保姆祈祷或对神祈祷，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难道这一切与我不完美的小鸡鸡有关？我在裤子两边口袋里挖了一个可让拇指与食指穿过的小洞，偷偷拉着我的鸡鸡皮，尽我所能想把它拉到最前面，希望它丧失弹性，让我变正常。唉唉，除了小鸡鸡疼得要命外，什么也没发生。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当个尿尿鬼了。

第一个学期终于结束，我回老家去过五月假期。我将回到保姆身边，她会听我说我的悲惨故事，然后睡在我床脚的垫子上，这样鬼就不会来抓我了。我也要问问我妈妈是不是已经不疯了，那么我便可以留在家里。

我坐在翰尼·波什夫大夫锃亮崭新的雪佛兰跑车后座，高兴地启程回家。翰尼大夫是我们小区的医生，也是我们那地方的英雄，他在北德兰士瓦的橄榄球队里司职外线卫。法官看见他来接我的时候，还与我握手，保证下个学期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

第一个向我提到妈妈情况的人就是翰尼大夫。他肯定地告诉我，我妈妈“恢复良好”，但精神状态仍然很糟糕，目前还不能回家。

很不幸，那表示我无法留在家里。除非我变得跟我外公一样老，甚至更老，否则留在家里的机会很小。

我坐在后座享受凉风与阳光，随着车子前行，我不再是“红脖子”与“尿尿鬼”，而是了不起的老板。我们经过非洲村落，鸡咯咯叫，死命拍打翅膀逃离马路，卡菲尔狗也吠个不停。那些狗肋骨突出，脸瘦得只看见嘴巴，身上都是斑点，正追着鸡跑——当然是在我们轰轰加速的宝座安全通过之后。身为一个了不起的老板，这些事对我来说自然平淡无奇。生活真美好。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生活非常美好。

保姆哭得很厉害，豆大的泪珠滚落脸颊，溅在巨大温暖的胸部上。她不断用黑色的大手摸我剃过发的头，一面抱紧我一面呜咽低吟。我本来想回家时要好好哭个痛快，但跟她一比真是输了。

时近夏末，空气中充满农妇采收棉花时的歌声。她们沿着长条状的田地工作，一边聊天唱歌，声音美妙和谐，一边从晒黑的棉花果中摘下蓬松的棉花。

保姆传了信息给无上无上之神，让他知道我们因为小孩晚上尿床的问题，急需见他。我们把信息放在鼓上，两天后便听说约在这两个礼拜，伟大的巫师会在去拜访伟大的雨后莫迪亚吉^①途中现身。

保姆一谈到伟大的无上无上之神，总是翻着白眼，双颊涨红。“他会扔一块白色大公牛的胫腿骨来替你清干床铺。”她保证。

“那他也会让我的小鸡鸡长出皮来吗？”我想知道。她紧紧把我抓到胸前，咯咯笑得浑身直颤，答案则掉进了她不停起伏的肚皮里。

在田里劳作的妇人们热烈讨论我晚上尿尿鬼问题，她们想了很久，

^①非洲津巴布韦以南的巴洛贝多 (Balobedu) 部落数百年来由女性统治，其首领世代继承“雨后”名号，以降雨神力著称，雨后的影响力极大，广受尊崇，连祖鲁王夏卡与丁冈都对她敬畏有加。

怀疑就这么一件小事能请到伟大的巫师吗？“草编的睡毡在早上的阳光下晒晒就干了，这种小事不值得请非洲最伟大的巫师来操心。”

对她们来说当然没关系，她们不必回到法官与梅富那儿。

约莫在我们发出信息后的两个礼拜左右，无上无上之神搭着他的大别克轿车来了。那辆轿车是他强大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甚至那些把他看成邪灵转世的布尔人也怕他，就像所有无知畏神的人一样。没有人预备拿荷兰归正会^①的教义来与这个古老的黑妖怪对抗。

一整天都有农妇带食品礼物来。到下午三四点，屠宰场旁边的酪梨树下多了一座由卡菲尔玉米、各种南瓜、当地菠菜与西瓜堆起的小山。旁边有一捆捆干烟草，而在分开的两张大草席上躺着六只瘦巴巴的卡菲尔种鸡，大多是老公鸡，像蒸煮了四小时那么老。它们侧躺着，鸡爪用绳子缚着，翅膀剪掉，瘦削而无毛的颈子与秃顶都沾满泥土。如果不是偶尔踢个腿，就只有不时一声“咯”和猛然一睁的圆珠眼，能看出来它们还活着。

其中有只特别瘦弱的灰毛老公鸡在我看来像极了外公。不过，这只老公鸡的眼睛像红珠灯串一样尖锐，而我外公的眼睛则是浅蓝色的，湿润湿润的，那是一双注定要注视着柔软英国风景的眼睛。

我外公下了台阶，往黑色别克大轿车走去。中途他停下来，踢了一只公鸡一脚，他恨这些卡菲尔鸡的程度，简直就跟他恨申刚族人一样。只有他那百来只奥屏顿黑鸡和六只巨大的公鸡能让他感到又骄傲又快乐。农场里的几只卡菲尔鸡，就算绑成一捆又剪掉翅膀，也只像是让半打脏兮兮的老男人出现在芭蕾舞课里一样多余。

他力赞无上无上之神，那巫师曾经治好他的胆结石。“我吃了他臭臭的绿药丸，然后，天哪，那结石就像猎鹿的大号铅弹一样在我身体里爆炸、消失了！从此我再没见过一颗结石。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

^①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前身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

只老猴子是整个低草原地区最他妈厉害的大夫。”

我们等着无上无上之神从别克轿车里出来。这个老巫师跟保姆一样，是祖鲁族人。传说他是伟大的祖鲁国王丁冈的最后一个儿子。丁冈曾经同布尔人与英国人对抗到最后一刻。经过了两个世代，布尔人终于在“血河之战”中打败了丁冈，然而他们至今仍然十分敬畏他。

那一战过后两年，丁冈逃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姆潘德与布尔人的联军，到大列朋波山脉请求当地的乌沃人给予庇护。那一晚，在他被乌沃族叛徒暗杀前，他们带了一个处女到他面前，于是这个有史以来第二伟大的国王的战士之种便留在女孩十四岁的子宫里。

“我选择了血战，但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将会选择智慧。你们将叫他‘无上无上之神’，他会是全非洲最伟大的人。”丁冈曾对那个被吓坏了的乌沃少女说。

这个被人搀扶、从别克轿车后座下来的矮黑干瘪男人，今年已经一百岁了。

无上无上之神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棕色外套旧得发亮，长裤则是蓝色细条纹布的。里面是件得装上可拆式浆领的白色衬衫，却没装领子，改用一颗象牙金色的大领扣固定在脖子上。他肩膀上披了一件肮脏的豹纹斗篷。一如这里的习俗，他没穿鞋，他脚底扁平，边缘龟裂。他的右手拿着一支带有美丽编珠的权杖，那是首领的权力象征。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老的男人。干胡椒似的头发比干棉花还白，一小撮一小撮的白胡子从脸颊上冒出来，嘴里只剩三颗黄牙。他注视着我们，眼睛一亮，锐利而清晰，仿佛那只老公鸡的眼睛。

许多女人开始哭号，老人即刻出言呵斥她们。“愚蠢的印法西^①！死神没有跟我一起坐大车来。难道你们没听见它大肚子里的吼声吗？”

我外公走过去，四周安静下来。他简单地欢迎无上无上之神，应

^① “妇女”之意。

允他今晚可以在农场里过夜。老人点点头，完全没有一点意料中卡菲尔人惯有的谄媚举止，外公似乎也并未期待他那样。他只是把老人骨瘦如柴的手一握，然后坐回门廊前的椅子上。

跟其他女人一样，将泥土涂在额头上的保姆最后终于说话了：“我的主人，女人准备了食物，我们也有鲜酿的啤酒。”

无上无上之神看也不看她一眼（我觉得这举止很酷），指示一个妇女去解开那些瘦弱的公鸡。两名妇女跑过去，很快将鸡松绑。鸡还是躺在那里，丝毫未察觉自己已重获自由，直到老人举起他的权杖对它们挥舞。鸡们突然咯咯大叫，拍打发育不良的翅膀，起身窜逃。它们往空地跑，长脚举得高高的，只有一只除外。那只长得像外公的公鸡慢慢站起来，伸展颈子，拍打它鸡毛无多的翅膀，头忽左忽右疾动，微微昂起，仿佛正专心聆听。然后，说多冷静就有多冷静，它竟走到玉米堆那儿啄食起来了。

“抓住那些披着羽毛的恶魔，”无上无上之神突然指示道，“给老人抓来做今晚的晚餐。”

女人们兴冲冲地尖叫一声，又围住那些鸡。紧张的气氛松缓下来，五个女人各倒抓着一只鸡，等待老人指示。无上无上之神蹲下去，用手指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两英尺的圆，像只老黑猩猩一样跳来跳去，又完成了五个差不多大小的圆，一边画一边念念有词。

当咒语告一段落，他指示一个妇女拿来一只鸡，他抓着老鸡瘦长长的颈子与双脚，沿着地上的圆圈再画一次，这次是以鸡喙做笔。然后将公鸡放在圆圈里，鸡躺在那儿动也不动，双眼紧闭，从两边翅膀底下各伸出一只脚。他继续重复了五次，让另外五只鸡在众目睽睽下各躺在一个圆圈里。鸡一躺下来休息，妇人们便惊异地倒抽一口气。这只是初级的魔法，不过倒足以让事情顺利进行。

无上无上之神移过去一点，盘腿坐在印答巴毯中间，举手示意我过去跟他一起。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存在。我惶恐地紧紧抓着保